

「近代世界的形成：概念與實踐」

專題引言

韓承樺、陳建守、邱偉雲

發掘歷史過程的複線性特徵，是當代史家努力致知的目標。對此，採取的視角和取徑至關重要。近年來，我們已經明白需要離開西方中心主義，也瞭解中國中心論的局限性。以「全球」為視野，用「交流互動」取代「影響」這種單向進程的主張，逐漸成為史壇議程的常客。承此，該如何考慮「近代世界形成」這個論題？讀者或許可以把本次專題徵集到的6篇專題論文，視為本刊暫時提出的作法與部分解答。

本次以「近代世界的形成」為題徵集稿件，是希望在「東亞」視域中，在不預設中國史或世界史研究的前提下，蒐集各方文論，探求我們認識「近代世界形成」的各種作法與可能的限制。這不僅包括了對於「世界」範疇的多元想像，更涵括了關於「近代」與「近代化」的重新思考。關於前者，不一定指向實質地理空間的變化與重構，更可能是在抽象層面上，在文化、思想或知識範疇中推展或拓寬既有的邊界，形成新範疇。至於後者，專題並未預設以西方現代性為單一線索和價值觀念，而是希望能考掘更多層次、音調或形式之歷史經驗的交織互動；不僅是西方思想和觀念打造了近代世界，而是其他區域的元素仰賴各種途徑也參與到這個過程中。比起用「近代化」這種帶有朝某個特定目標、價值方向線性發展的說

法，我們認為這段歷史更像是「重構」，中西雙方各自整理原有經驗和新造經驗，過程中形成的是複數、小寫的「近代世界」。於是，概念和實踐，前者源於語言變遷的抽象經驗，後者涵蓋各種具體行動，成為專題描繪世界走向近代的兩條主要線索。

世界走向近代的過程，必然伴隨著部分舊世界的崩壞和重組。語言揭示的線索和經驗，能幫助我們看的相對清楚與充分。即如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主張的概念史研究，從語言織造的線索來推想從前近代轉型為近代過程中的經驗斷裂和連續，及其相關時間層次問題。相對來說，近代中國與東亞的例子更為複雜。中國經歷的概念變化，並不是在單一語言範疇內產生，而是在跨語際互動過程中展開。研究者得追索概念的跨國傳播和流動，如何通過翻譯從客方語言轉入主方語言，在不同語境中形塑人們的認知和行動。這也促成了晚近幾種研究方向——詞彙史、翻譯史、觀念史／概念史——相互影響並試圖回答近代歷史裡攸關思想觀念和學術文化變動的各項議題。近幾年從詞彙和概念著手展開的討論，確實有助於釐清這幅歷史圖景。我們把握語言留下來的痕跡，進一步瞭解到，一種新詞彙、概念、知識甚或是思想風潮從無到有的過程，都不是新的取代舊的線性發展；更像是一種新、舊元素不斷溝通、部分取代、部分保留、部分疊合在一起，宛如循著建造一個複合體結構的過程來展開。¹

上述歷史經驗都可以在本次專題文章中看到。這次收錄6篇文章：曾寶滿〈近代日本「農本」概念的歷史考察〉；彭韻琴〈概念的旅行與本土化實踐：近代東亞文化交流中的「人格」概念〉；蔡

¹ 複合體的想法引自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降的「複合性思維」〉，《思想史》第6期（2016年3月），頁239-249。當然，這種進展並非單靠詞彙和概念史研究推進。應該說，解讀歷史發展過程的層次感是近年歷史研究的共識。這部分可參見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24年增訂版）。

旻遠〈流失的政治關鍵字：民初十年的《平民政治》及其概念剖析〉；陳碩文〈重繪文學地圖：滬版《大公報》副刊中的世界與中國（1936-1937）〉；黃錦珠〈「世界主義的婦人」：晚清女報的新願景〉；葉宇軒〈參入「現代世界」：明治前期中國哲學的誕生與其意味〉。前面3篇是針對單一關鍵概念操作的歷史研究，後3篇文章則考索發生在不同場域裡的實踐經驗。再者，以研究主題的地理位置來考量，本次專題徵集到的論文，則是用中國和日本兩個案例來說明，在東亞區域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中、日兩國是如何互相參與彼此發展與變化進程裡。接下來，本文不意於綜述論文內容大要，這部分可請讀者參考本刊「編輯報告」。我們想利用這篇文章，描寫這6篇文章共同關注的面向，他們勾勒了「近代世界」在東亞區域形成的幾種途徑和特點。

第一，語言的近代重構。新知識內容、體系以及新的文化內涵與表現形式需要新的語言。近代以降，各種跨越國境的移動促成了高密度的文化交流現象，建立了東亞世界近代轉型的基礎。隨著研究視角和方向調整與聚焦，我們逐漸從外顯表現轉入內在層理，注意到語言和眾多轉變環節的密切關聯。²這部分牽涉到三個範疇的研究：語言、詞彙史；觀念史／概念史；思想文化史，是本刊的核心關懷。這次專題收錄的三篇文章，可以歸類在詞彙和概念史研究。這裡我們想借用蔡旻遠文章的論點來說，東亞語言體系的近代重構正巧是建立在語言的多義性和模糊性特徵上。這讓研究者得縝密爬梳不同時代脈絡以求盡可能還原特定詞彙使用情境與概念內涵。而也就是在觀察詞彙、概念結晶化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由詞彙所揭露的，政治、社會經驗變遷的歷史層次。

² 幾位語言、詞彙史學者都指出，語言體系的重構和近代知識轉型密切相關。參見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

在語言從多義、模糊轉型為固定的結晶化過程中，社會也彷彿經歷了一場「該用何種語詞來描述與定義現在這個世界」的龐雜論辯，涉及到政治、社會、文化層次。蔡旻遠討論「平民政治」一詞，實是揭橥了民初十年間的政治論述基調是環繞著大眾與菁英對立的命題，由立憲與革命、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雙邊陣營展開的思想競爭。「平民政治」是其中的高峰，但也因概念逐漸定型，沒入社會主義陣營的單一詮釋權中，而結束了這場思想競賽。彭韻琴討論「人格」概念，描寫其從近代日本流轉至中國語境並進一步本土化的歷程。「person」、「personality」概念，原就牽涉心理、法理和哲學，在逐漸成為東亞世界慣常使用的「人格」（じんかく）的過程中，與19到20世紀期間，「國家優先還是個人價值為要」的問題交織在一起。而這正是東亞各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所遭遇的核心課題。由概念所揭露的跨語際政治社會實踐，還有曾寶滿討論的「農本」問題。該文說明了，近代日本以「農本」為核心，形成一個環繞著生產勞動力、工商業發展與社會基本形式的討論。這場論辯更牽涉到國家如何看待農村組織與社會共同體型式的價值層面問題；且在戰爭動員體制影響下，「農本」概念更揭橥了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從概念的變化到語言使用方式的改變，這三篇論文共同指出了，近代以降的跨語際實踐是如何促成了語言的近代重構。

第二，翻譯是近代東亞各國跨境交流的工具，也是形塑這個近代東亞世界的關鍵動力。更甚者，翻譯實踐是研究者從後設角度來描繪這段歷史的關鍵線索。早前，劉禾（Lydia Liu）倡議「跨語際實踐」，提示了「翻譯」的不透明性和創造性這兩點。³研究者遂開始嘗試發掘在過程中可能影響翻譯的各種因素，也更傾向將翻譯視

³ 參見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修訂譯本）。

為一種創造性轉化，帶有主觀理解成分的實踐，而非單純從主方語言轉換到客方語言的行為。由此，針對翻譯所做的研究，涵括了從字詞準確對譯的具體問題，到文化形式或風尚轉譯的廣義現象。包括成功與不成功的翻譯，研究者都得結合語言和相應語境脈絡來考察，才能說明翻譯與近代東亞重構之間的關係。

本次專題不少文章都涉及翻譯的環節。包括關鍵字詞、概念翻譯、個別文本翻譯，以及某種思想潮流或文藝風格的轉譯。像是彭韻琴和蔡旻遠研究的「人格」和「平民政治」問題，都是以近代翻譯文本為基礎素材，考索概念的歷時性變化。兩人其實都是循著成功與不成功翻譯的語境為線索，指出嵌合在概念變遷過程裡的政治和社會史現象及問題。又像是黃錦珠的文章，說明了「世界主義」（cosmopolitan）這種新概念的發展，有可能超越或克服社會因為追求國族主義而抹滅女性個人主體性的可能。黃文討論燕斌（?-?）這位女報人利用自己創辦的《中國新女界雜誌》倡言「世界主義的婦人」。此舉自可視為是提出一種新政治、社會主張，基礎是建立在經由譯介一個結合西方概念和攸關女性主體性思考的特定論述。陳碩文討論滬版《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建構和運作，著重分析「譯介」行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此文展示了廣義的譯介行為，如何建構一個展演文學成果的新場域。翻譯不僅創建了這樣的言說空間，它本身更可以被看成新型態的近代文學。這幾篇論文都指出，翻譯其實極具創造力。某種程度上，是它建構了近代東亞世界。

第三，近代重構的各種場域和可能性。專題六篇文章分別展示了不同樣態的「近代世界」。這證明了不應該單純從位置和空間的角度來想像「近代世界」，更應該超越地理形式的預設。這不僅可以克服傳統的西方中心主義，更能夠幫助我們去描寫發生在各種場域的顯著變化，進而評估轉變可能帶來的影響和意義。我們認為，本次專題呈現了三種場域遭遇的近代重構，包括語言、知識學科與報刊雜誌。也就是說，基本上有三種小寫的「近代世界」，包括語

言、知識學科與報刊雜誌，形成近代世界內部的高度歧異性，需要仔細、逐一審視。

在不同場域打造的「近代世界」，展現不同的特徵。語言的部分如上文所述，是在頻繁跨境的條件下重建語言，帶來新舊混陳的詞彙體系以肆應世界變化的趨向。知識學科的部分，主要可見葉宇軒對於明治前期中國哲學的研究。葉宇軒以明治日本的哲學歷史說明，原有「漢學」範疇明顯是受到「加入現代世界」這種民族國家主義式思考的影響，通過知識人的重新規劃，進而建構了「世界哲學→東洋哲學→支那哲學→孔孟老莊……」這種層疊推遞的秩序架構，催生「中國哲學」的誕生。結合蔡旻遠、曾寶滿兩篇論文關於20世紀中國政治和日本農業知識的討論，我們可以說，從學科場域中誕生的「近代世界」，呈現了知識涉入世界又受到現實政治的深刻影響，包括國族主義、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在知識範疇近代重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至於從報刊雜誌中形成的「近代世界」，黃錦珠描寫了關於性別和個人主體性追求的趨勢。某方面來說，這個「近代世界」是中國朝著世界發展的徵象。相對的，陳碩文則在「國族—世界」互為參照座標的視野下，呈現報刊通過翻譯打造一個新與舊、中國和世界元素多元並陳的複雜空間。相較於《中國新女界雜誌》的近代重構，是展現一種結合女性和世界主義以超越男性與國族主義的趨向，滬版《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則說明了，近代轉型過程中「國族和世界」兩者交織互動的混雜和流動性。三種小寫的「近代世界」說明了，在一元、大寫式近代世界範疇內部，存在多種且不同形式的微型世界；這才可能是比較接近歷史真實的樣貌。

第四，不勻稱嵌合在共時空間內部的複數時間層。結合上述三點，我們認為，「近代世界的形成」應該被理解為，在20世紀這個龐大共時空間底下，不同時間區帶彼此互動、競爭和重構的過程。這裡的時間區帶可以被理解為專題論文觸及到的語言文化體系、知識學科

和報刊雜誌，他們各自都應該通過不一樣的時間軸來描寫與評估變化的過程、速度和結果。語言變化可能需要花最長的時間，而像報刊雜誌的改變，就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達成；陳碩文分析文藝復興的變化就只發生在短短一年之內。這顯示在20世紀前後形成的近代世界內部高度不均質特性。這不單單是指近代化或重構的狀態與成果，而是不同範疇本就是在不同的時區中展開與完成自身的轉型。過去傾向以全景角度來認識「近代世界」，可能會對某些區域落下不公平的評估。本專題則是倡議，應該循非均質時間的特性，重建發生在東亞世界不同時區的近代轉型。專題收錄的論文揭露了，發生在不同國家和場域的經驗會形成彼此不太一致的時間層。在20世紀這個共時空間內部，這些時間層就好比是一座一座高低不均的山峰，他們交錯堆疊，成為在我們眼前展開的這幅歷史圖景。

以上是本篇短文對專題文章所做的整體性介紹。我們誠摯邀請各位讀者走入這個成形於20世紀前後的近代東亞世界，循著概念和實踐兩個面向，考察由語言揭橥的變遷和經驗，好以認識這段多樣又豐饒的歷史過程。